

我是你的朋友

刘心武 著

北京出版社

插 图：韩 伍

封面设计：常 翰 卿

我是你的朋友

刘 心 武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 印张 45,000 字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3,000

书号：10071·298 定价：0.20 元

致小读者

小朋友们：

当你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想：这本书有意思吗？打仗不打仗？捉不捉特务？

这本书里没讲打仗和捉特务的事儿。可是天下有意思的事儿太多了，不光打仗、捉特务那类紧张、惊险的事儿有意思，也不光离你们挺远的那些过去未来、天南海北的事儿有意思。就是你们现在每天上学、在家遇上的一些事儿，细琢磨一下，也挺有意思的。这本书的小主人公袁远近，就给你们讲了十二段他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发生在学校、家里、街头、巷尾：有一回他使一条金鱼肚子疼得不得了，还有一回他跟比他个儿大的孩子摔上了跤，还有

一回他的纸盒子里 飞出了三只蝴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你们看吧。希望你们看完了，能向袁远近的优点学习，并且把他的缺点当作一面镜子，督促自己进步。

作者叔叔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1. 给你看张照片..... 1
2. 错的表扬, 对的批评, 为啥? 10
3. 最后一支飞镖..... 17
4. 星星为什么对我笑 26
5. 金鱼肚子疼..... 33
6. 穿花衣服的战斗机 40
7. 扔到窗外的橡皮 47
8. 我们大家的姥姥 54
9. “勇士们, 向碉堡冲锋!” 61
10. “你别让着我!” 69
11. 三只蝴蝶 76
12. 再给你看张照片 84

1. 给你看张照片

要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该摆手了——又没见过面，怎么会是朋友呢！

嘿，那还不好办，就算咱俩没机会见面，把我的照片给你瞧瞧，你不就认识我啦？



不过，我照过好多照片，给你瞧哪张好呢？

当然，最省事的办法是把开学前照的“一寸免冠相”拿一张给你，从那张照片上，你不难看出来，我脸庞儿圆圆的，两只大眼睛也圆圆的，

还有那一对耳朵，大人都说是“招风耳”，各是一个半圆，合起来不也圆圆的吗？不过，我鼻子头不那么圆，人家说象个蒜头！嘴呢，人家说我是个大嘴岔[chà]——怎么样，对我长得啥模样，你心里有点谱儿了吧？

可是，我可不甘心就给你这么张“一寸免冠相”，靠这样的照片认人那也不保险。我们院的方伯伯照出“一寸免冠相”来神气着呢，可他是个架双拐的残废。所以要想知道一个人究竟啥模样，最好还是拿出张全身照片来。

可是，我手头没有全身照片，只好挑出一张我比较满意的半身照片给你先瞧瞧吧（向你说明一下，我身体各部分都是很健全的）。这张照片是在北海公园里拍的。

谈起照这张相的经过呀，还有段故事呢。

那是去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表哥王立东来找我，带我一块到北海公园去照相。表哥比我大五岁，都该上高中了，他迷上了照相，暑假里，三天两头挎着姑爹的照相机，兜里揣本什么《简明摄影知识》，满世界地去照，照完了自个儿冲、自个儿放大，嘿，看上去张张都满不错呢！

跟表哥去北海公园，我一路想，这回，可得让表哥给我照几张“够份儿”的！

那天北海公园人不算多，灰蓝的湖水漾着微微的波浪，知了在绿树丛里起劲地唱着，月季花在花圃里神气地开放；琼岛上的白塔，照例鼓着肚子、伸长脖子矗立在那里；一队队的喜鹊吱吱喳喳地从林荫道上飞过去，准是在做什么有趣的游戏。

表哥要我在亭子前头照一张，我把手摇成个小扇子；表哥又要给我在花圃边照一张，我更把头摇成个拨浪鼓——我可是个四年级的男子汉，干吗跟那花草草照在一块儿！



“那你要照张啥样的呢？”表哥问我。

“照张特冲的！”我脑子里立即涌现出不少电影镜头：李向阳拿着双枪朝鬼子开火；登山队员戴着遮光墨镜朝高峰登攀；邓世昌握住舵轮驾驶军舰……忽然，我看见了在湖栏杆边随风摆荡的垂柳——对了，干脆让表哥给我拍张“英勇的侦察兵”吧，于是我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一边对表哥嚷：“嘿，在这儿给我照吧——我就化个装！”

表哥跟了过去，在我身后十来步停了下来，他拿

着照相机一个劲地摆弄，又是取景，又是对距离，又是考虑光圈与速度怎么搭配；我呢，就撅下了一条柳枝，开始盘“伪装圈”，好扣到头上化装成侦察兵。

盘呀，盘不拢，看来我撅的柳枝还不够长，也不够多。正当我伸手再去撅柳枝时，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甯，柳树多疼呀！”

我转脸一看，哟，敢情是个不认识的年轻阿姨，她穿着件苹果绿的“的确良”衬衣，又黑又浓的短发上别着个蓝得发亮的环形发卡，长圆的脸庞上，眉毛挺粗，眼睛象两弯月亮，正笑吟吟地望着我呢。

我的手还在撅柳树枝，嘴里说：“柳树知道什么疼不疼呀！”

“柳树枝就好比是柳树的头发，愣往下拔能不疼吗？要是有人揪着你头发愣往下拔，你不疼呀？”

“那怎么着！我还跑理发馆去理发呢——头发长了就得往下剪剪，我撅点柳条儿，就跟给柳树理发一样……”

我赌气地跟她抬上了杠，没想到她并不生气，反而仰起脖子咯咯咯地笑开了，笑完又望着我说：“还挺有理呢！你撅这柳条儿，是为了编个‘伪装圈’吧？”

嗨，她还挺行，我点下头说：“可不，侦察兵撅点柳条儿，为的是保卫祖国呀，柳树要懂事儿，准没意见！”

阿姨又笑了，看来，她没把我当成个坏孩子，可是，她还是不支持我，耐心地对我说：“这儿是公园，公园的柳树是让游人看的，不能随便撅柳条儿，要是大伙都随便来撅，公园的花草树木全都秃了头，那看上去还象个公园吗？”

说的也是。可我就有那么个臭毛病，心里知道错了，嘴上也还得犟几句，于是就强词夺理地说：“反正我这是个特殊情况，哪会大伙都到公园来当侦察兵呢？……”

正说着，表哥走拢来了，他把我手里的柳枝拿过去扔到一边，对那阿姨说：“行啦行啦，我们不装侦察兵就是啦！”

表哥带我另外找地方拍照，我还是一肚子别扭，直到走上一座用带窟窿的大石头垒成的山坡，我才又鼓起了照相的劲头来。

这回，我决心爬到顶上头，作出个登山运动员的姿势来——嘿，这张相可不比“侦察兵”次，你瞧着吧！

谁知，我刚往石头上爬，又响起了那个阿姨的声音：

“嘿，小心摔着！”

我扭过脸就冲她火了：“你怎么回事儿呀？盯上我啦？我招你惹你啦？”

她倒还是乐呵呵的，一点也不上火地说：“我就不能当个侦察兵吗？我担心你还得违反公园规定，所以跟着过来啦！”

“我偏往上爬！”

“这儿挂的牌子你没看见呀——‘禁止攀登山石’。”

“我是登山运动员，能禁止攀登珠穆朗玛峰吗？”

“登山运动员头一条就得遵守纪律呀。”

“反正我要爬上去！”

“你爬不好会摔成罗锅的！”

“摔出个锅来我背着，跟你有啥关系呀？”

“你这小鬼，从小要懂得遵守社会秩序啊！”

表哥见我俩又抬上了杠，便跑过来，把我从山石边连拉带说地劝开了。表哥说领我到少先队水电站那儿照去，还要让我摆出个水电工程师的姿势来。

我可不乐意。谁见过水电工程师啥模样呀？我还是愿意摆个打仗的姿势。对了，干脆我化装成个海军军官吧！我揭下了表哥头上的帽子，那不过是顶蓝布的鸭舌帽，可是我有我的办法，我把帽沿上的摺扣儿揪开，把帽子前头使劲地提得耸起来，为了使效果好一点，我又从裤兜里找出张《中国少年报》来，折成圆饼形状，搁进了帽子里，使劲地往下按，想让表哥的帽

子更接近海军军官的大盖儿帽。正在这时，我又听见了那阿姨的声音——

“哈！”

抬眼一瞧，可不，真是她，脸上的笑容更多，一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我身旁，两眼闪着跟我捉迷藏似的那么一种光，嘴角有点忍不住地往上弯。

“我又怎么啦？”这回我的气可生大了，我扭了下身子说：“你怎么又找碴儿来啦？”

“你那是什么帽子呀？”她用下巴颏指指我头上那“大盖儿帽”，咯咯地笑着说：“杂技团里‘快活的炊事员’戴的吧？”

“你懂个啥？”我气鼓鼓地告诉她，“这是海军军官的大盖儿帽！”

“我给你顶真的吧——喏！”说着，她把右手从身



后书包里猛地拽出了一顶帽子来，啊呀，果真是一顶真正的海军军官帽：绷得又圆又平的“大盖儿”，缀着亮闪闪的红五星，还有又黑又亮的大帽沿儿……

“这——”我一下子被弄得目瞪口呆。

“快戴上，照相吧！”她忍不住笑得更凶了，我这才觉得，她的笑声挺顺耳的，充满了好意。我这也才看见，在几十步远的一棵马缨花树下，长椅上坐着个没戴帽子的海军军官叔叔，正笑咪咪地朝我们这边看呢……啊，我明白啦！

于是，我就接过帽子戴上，让表哥给我照了一张相——这就是我现在要给你看的照片。



把帽子还给她的时候，我红着脸，小声说了句：“谢谢您！”

她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这照片洗出来，可得送我一张呀！”

“唉呀，”我为难了，“到时候我可到哪儿找你去呀？”

“不用找，”她笑着说，“咱们过几天就要天天在一起啦！”

这是怎么回事啊？

阿姨把谜底揭开了：“我是新调到你们学校去的老师，开学以后就教你们四年级二班。放假前我去报到的时候，看见过你，你不是叫袁远近吗？远在天边的‘远’，近在眼前的‘近’，对不？”

呀，原来眼前是我们的新老师啊！我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

“袁远近，我姓吕，以后你就叫我吕老师吧！”

“吕老师！”我抬起头，用新的眼光打量着她。

要想知道吕老师后来怎么教我们，你就等着看下一段吧！

2. 错的表扬，对的批评，为啥？

在我们院里，跟我一个年级的还有谭小波和高山菊。

这天吃完晚饭，我拿着算术作业跑去找谭小波。

“嘿！第五题你做出来了吗？”

谭小波比我大三个月，是个“崩儿头”。就是说，他脑门子比我们都大、都鼓，据说这种人最聪明；也真是这样，他做算术题，不管那题多难，总能比我们更快地算出来，答数还准对。所以，碰见做不出题来的时候，我就跑去问他。

谭小波正趴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做题呢，一绺[liǔ]头发挂到“崩儿头”上，瞧上去真有点象张乐平爷爷画出来的三毛！

我跑过去就扒拉他的肩膀：“嘿，第五题该怎么做呀？把你做的给我‘参考参考’吧！”

谭小波不慌不忙地抬起头来，对我说：“我正检

查呢，答数没准不对。你再多想想不好吗？急啥呢？”

我用作业本使劲拍拍脑门：“唉呀，我脑袋瓜都快想裂了，愣想不出来呀，就借我抄一遍吧！”

谭小波犹豫地说：“吕老师今天不是又说了吗？——做不出题来，只许让人家启发启发，不许照着抄一遍；我给你讲讲吧……”

我把作业本扔到桌上，两手摇着他肩膀央告：“行啦行啦，我把那条‘墨龙睛’送给你，还不成吗？”

谭小波不由得斜眼瞧了一下窗台上的鱼缸，他那鱼缸里只有两条不起眼的小红鱼，而我家的鱼缸里光是“墨龙睛”就有四条，他早就向我要过，我一直舍不得给他；现在，谭小波肯定动心啦……

没想到，谭小波咽了口唾沫，把眼光从鱼缸收回来，还是说：“我给你讲讲吧，保险让你开窍……”

我可真着急了，指指他家小床柜上的座钟说：“七点半都过啦，电视开演半天啦，你不想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呀？”

“看！当然看啦！”谭小波也立刻着起急来，我知道他看电影最怕没看上开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们俩一次都没看过呢，他哪舍得错过开头呀？

于是，谭小波就把自己的作业本推给了我，我赶紧三下五除二地抄了一遍。抄完了，我们俩赶紧跑到

高山菊家去。那阵子，我们院就她家有一架十四吋的电视机。

别看高山菊是个女同学，她跟我们可没啥两样，也顶喜欢看有点惊险味道的电影，在院里玩打仗的游戏，她还常常争着当侦察员呢。可是，咦，古怪，她也明明知道今晚的电视里有《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可怎么不把电视机打开呢？

高山菊一个人在家，她趴在里屋书桌上，已经按亮了台灯，两根小细辫子向上撅着，显然，那道令人苦恼的第五题也难住了她。



“别傻做啦！”我跑过去把她桌上的书本一推，大声地嚷：“开电视机吧！瓦尔特没准都打上法西斯啦！”

“你干吗，你！”高山菊蹦起来，一边整理着书本一边埋怨我：“人家还没做完第五题呢！”

“哪，现成的！”我把自己的作业本扔到她面前：“先